

279

周禮詳解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

宋 王昭禹 撰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
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
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

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
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
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
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

而已又加以戒焉遂地遠則其治也畧故遂士縣士
無所戒也違其縣遂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
察其辭者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於五刑又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
者惟當致明以盡其情而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
罪而要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為
之要書將以職聽於朝故也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
旬縣士以三旬以其掌者遠故待之欲其久所以慎
用刑也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斷其獄弊
其訟於朝則王朝所在無所容其私也羣士司刑皆
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
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法又或掌
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獄訟成謂獄訟之辭
成而無虧也士師受中謂受其實事書也協日刑
殺則協善日而刑殺之也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
欲免之則上之所欲釋之者也於鄉之獄則王親會

之於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於縣之獄則王令六
 卿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為之差也祭祀喪紀
 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邦之大役掌其禁令
 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
 故也三公六卿大夫之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者
 以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
 則有所不行故也國也郊也野也大事
 焉則戮其犯命者又欲使之無犯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
 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
 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

士所上治則主之

上時掌反
治直吏反

掌都家之獄訟而謂之方士者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都家之獄訟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不言朝而言國者以其自有君從而異之也司寇聽其成於朝則獄訟成而後上於國也既成而後上於國而於羣士司刑麗法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人主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四人分主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則閒田之

在都家者縣師掌其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而其獄訟則方士掌之故以歲
 時修縣師之法歲終則文巡而省之以行誅賞凡都
 家之士所上治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訟則方士
 主之以上
 於國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
 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
 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
 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
 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造七報反
 道音導

以言逆人謂之誅故掌四方獄訟謂之誅士四方之
 獄訟謂掌四方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於邦國者諭
 之以罪之輕重刑之大小麗於罪則附於刑欲使之
 知避而無犯也上言四方下言邦國則以邦國在四
 方故也士典獄者也有治於士則有獄訟之治也造
 於誅士則以誅士掌四方之獄訟也亂獄謂君臣宣
 淫上下相虐之類誅士則往而成之所謂成者使兩
 議皆成之莫之虧也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
 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
 其屬而為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故也誅戮
 暴客者客者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也故誅
 戮之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者道謂誘致之贊
 謂利導之必使誅士亦欲人無敢犯也凡邦之大事
 聚眾庶則讀其誓禁者誓禁之所施誅士讀之而已
 非掌之也必使誅士亦
 犯誓禁則施刑故也亦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

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長丁丈反

掌建邦外朝之治者外朝詢衆庶聽訟獄之朝在庫門之外者也其位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左右有制不得以相踰前後有度不得以相越所謂法也其法定而其義在馬位於左九棘孤卿大夫前而羣士後者以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而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也位於右九棘公侯伯子男前而羣吏後者以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為尊而羣吏則以聽獄弊訟為主故也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事道諸侯諸臣所不能加而以答王為義故也鄉官帥民而在其後則民為貴於是見

矣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亦事功之就也棘在外所以待事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象也故其位以棘槐之為木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至道之復也文在中含章之義也三公之象也故其位以槐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別於邦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則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司士以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朝之法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法之所制者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罷音皮

罷民不能自強以禮故怠於為善坐諸嘉石所以強其罷也窮民不能自伸其情故憂結於內立諸肺石所以伸其窮也不能自強以禮則在所平焉故後諸司空必以明刑皆所以平之使各當其分而已不能自

伸其情則在所達焉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皆所以
 達之使其情得以上聞而已故地道尊右而卑左嘉
 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也肺石必在外朝
 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然左為仁右為義嘉石在
 左雖所以卑之而示其辱以仁宥之而已故使州里
 任而舍之肺石在右雖所以佑之而欲其伸亦以義
 制之而已故立於右
 必三日而後達之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辟皮亦反趨七

頤反

所以草人而使便其事者鞭也以鞭呼趨則呼朝者
 使趨就位戒之以肅也辟則使人避焉道之以正也
 禁慢朝則使之欽也禁錯立則使之正也禁族談則
 使之靜也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不踰階而揖

不歷位而言則朝儀之法固如此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彼失而我之謂得伺度而得之謂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西狩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也貨賄人民六畜皆其所失者也朝者行義之地凡得獲其所失者使之委於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求者或速待之宜緩於司市也蓋市者民之所會稽察者衆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得之舉之民無私焉民無私焉則亦市之為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市言貨賄六畜而不言人民蓋人民奴虜之亡者市

之所會稽察者衆
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
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
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漚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
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治獄之期或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或期者以
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以省獄息訟也蓋
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為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
矣又況獄訟追證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凡有責
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謂督償之人判書謂人執
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則

足以驗其寔故為之聽治也凡民同貨財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者同貨財謂同財者也以國法行之謂往來出入皆以關市之法予之也司關曰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入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則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者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地傅謂其人有地著而書之以附事也有地傅則追證焉不誣故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傅來乃為之聽治也苟屬責而無傅有傅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國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

縣鄙慮刑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謂盜賊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於貨凡民罔不熟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仇讐之罪書於上而逋逃馬則其罪不嫌於不明故殺之無罪也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寇而至於戎皆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趨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紓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特緩刑也慮貶則非特青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

贊王治

司民主民數之官也在天有司民之星在人
有司民之官人之所為者凡以奉承天之數則主其難也者亦庸詎知其非天耶掌登萬民之數則主其難也司民以其數詔司寇司寇獻之於王王登之於天府也自生齒以上者家語謂男八月生齒也女七月生齒也生齒則有食之端故皆書之於版版以木為之而其體平木仁民性含仁而先王成之以仁政故有取於木無高下老幼一皆容保之而使各當其分故有取於平國中謂王國也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郊野謂鄉遂也自國中至郊野皆辨之而

鄉異其男女則貴賤老幼強弱皆可矣生者登之死者下之則其數之多寡皆可矣以民數詔司寇司寇刑官之長也司寇獻民數則以民之數有多寡而其刑之繁省可知矣小司寇言登民數則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獻民數於王則曰圖國用而進退之以司寇主刑而民之犯刑為其貧也故以圖制國用為主司民言獻民數則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則司民主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則以贊王者無以治之也故以治之為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

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劓魚器反
剕音月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者刑之所施以應其罪之輕重也故司刑之所掌皆有法焉五刑之序皆自輕而入重蓋墨不足以懲然後劓劓不足以懲然後宮宮不足以懲然後剕剕不足以懲然後殺墨劓剕宮則殺皆棄人之刑也然周官立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皆所以世輕重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罪然後刑殺

刺七賜反
耄七報反

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
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有以寬之故
有三宥之法至於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
赦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
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則以是法贊司寇
聽民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
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
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之言欽恤五刑則
先責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
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
先重而後輕者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
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

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三刺先臣吏則以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也三宥者一宥曰不識則若仇讐以甲為乙而殺之也再宥曰過失若舉刃斫伐而誤中人也三宥曰遺忘若問惟薄忘有在馬而以兵矢投射之也不識過失遺忘致慎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三赦一赦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者是也再赦曰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已三赦曰蠢愚則蠢而又愚也孔子所謂古之愚也直是已苟愚而非蠢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蓋幼弱老耄愚蠢皆出於生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赦之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孚於外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
 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
 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
 辟藏其不信者殺

以道相與者相忘於道術之間以信相結者不約於
 大信之際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約劑將何
 所施哉惟其適天倍情而智鄙之相欺以偽見真而
 信誕之相疑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於是因時乘理事
 制曲防必有約焉以結其信必有劑焉以固其約謂
 之約劑則約有其劑也所以防其偽抑其欺故大而
 邦國微而萬民凡言有所未孚誠有所未著其約劑
 皆掌之於司約矣自治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

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虢叔虢仲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是也自治神至治摯其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無疑也小則書於丹圖以書之而其色則丹示其宣布著盡而無隱昧也若有不信而訟者則殺牲以弭其尸而辟藏所以重其事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矣殺之宜也必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
 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
 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詛則慮反
 為於偽反

軟血以自明亦以詔明神盟也盟則載其辭於書也
 故謂之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蓋疑事疑謀而不能
 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
 盟約之載辭也及其禮儀者禮其物也儀其容也魯
 昭公禮無違者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此禮儀
 之辨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
 質諸明神而盟者神之幽彼或違焉則神斯禍之矣

謂之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誓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必有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貴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為是聽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欽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焉盟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

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
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
事於末後世人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
人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脯酒不足以勝背誕
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
左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
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矣然
後盟詛必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亦以
質之於衆庶使其不敢違焉故也既盟則又使為司
盟共祈酒脯者蓋司盟又祈
明神焉使不言者必凶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
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榻音竭
璽音徒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礪砥
磬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王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
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
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
之貢以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嫩惡所以別其物
之貴賤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榻而璽
之者榻以著其數量璽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於
為兵器之府則入於橐人也橐人曰掌受財於職金
以齋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

王府也王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
 其計書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
 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若司關所謂凡貨不出於
 關者舉其貨是也旅上帝則共其金版者掌次言王
 大旅上帝則張擅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
 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也共金版則亦託宿於義
 之意也饗諸侯亦如之則承賓如承神也凡國有大
 故而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職金則掌其所
 取之
 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楫之
 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槩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槩古反

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盜賊之厲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也兵器所以除盜賊也故其任器貨賄入之司兵焉奴謂從坐者也先王之刑以其惡之大而有殺不足以懲則又有奴其父母妻子非刑之正也書所謂予則奴戮汝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為隸民焉女子入於春槩則以役春人槩人之事也凡有爵者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則無從坐之法也有爵者不為奴貴貴也七十者不為奴老也未齒者不為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齒家語曰男八月生齒八歲齒齒女七月生齒七歲齒齒是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馱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犬金畜也故犬人屬於秋官各從其類也掌犬牲凡
 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牲用之而後殺掌犬牲則所
 以畜之而生也祭祀則於是共之而已色之純謂
 之牲故毛以告牲所以貴純也伏瘞亦如之者伏謂
 較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轡之而去也瘞謂狸祭爾
 雅曰祭地曰瘞瘞是也凡幾珥沉辜用駝可也者幾
 珥則士師所謂刳珥則奉犬牲是也沈辜則大宗伯
 所謂以狸沉祭山林山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是也
 夫用駝不若用牲之為善故曰可也凡相犬牽犬者
 屬焉相謂察知其善惡相犬者屬焉則以其屬有賈
 四人也牽謂用則繫而導之則以其屬有徒十有六
 人也政以正之令以治之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犬
 而已凡田犬
 并掌故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

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大司寇謂之聚教罷民司圜謂之收教罷民放棄職事散而之他則大司寇以聚之為說放而不知自求則司圜以收之為說既至也則聚而教之未至也則收而教之收則詳於聚也要在上詳在下矣弗使冠飾示其不能以禮自飭其躬也加明刑而恥之任之以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己以復禮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其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期也其刑人也不虧體則加之以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刑也其罰人也不傷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而已異於五刑之出錢者也此所謂之收

教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

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

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

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梏古毒反

圍而制之謂之囚繫之於獄者也凡囚皆囚而守之獨言盜賊者盜賊必囚而守之故也梏在頸梏之則

以告之也桎在足制之使用其至也拳在手共焉制之使致恭也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而不拳下罪

梏而不桎拳亦稱其罪之輕重而已凡罪梏重於桎桎重於拳王之同族拳則拘之以其輕者而已所以

親親也有爵者桎則拘之以次重者而已所以貴貴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及刑殺告刑於王則鄭氏所謂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也奉而適朝士則為王欲有所赦宥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則刑於隱也亦貴貴親親之辨與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搏普搏反
踣皮北反

髡苦門反
積子賜反

殺而辱之謂之戮殺而辱之豈特惡其害人哉將以懲衆而生之故以下士二人充其職而名官謂之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賊害人者謀反間者斬殺皆棄人之刑也或斬以分其體或殺而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殺其親則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則賊義莫甚焉故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孟子曰賊仁謂之賊賊義謂之殘殘則殘其半體未及焚而滅之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僵其尸使衆視之而懲也新傳云云惟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因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也大軍旅田役斬殺刑戮各應其罪之輕重亦掌戮司之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圉禿者使守積各以

其所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
罪重於墨故遠之以闕在外故也宮者則絕人道故
使守內則者斷其足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
故使守園禿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宮但髡之而已使
守積積在隱故也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
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
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
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
以禁而近之此吳子餘祭見
殺於闕而春秋所以譏之與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
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
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

禁

為於
偽反

隸於主而主掌之者隸之也隸主勞辱之後而司隸
 則為之長故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
 則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後使之差
 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
 掌其政令者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
 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
 獲也則司隸帥之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
 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
 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
 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
 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蓋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

懷德歸往內附則其隸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野舍之屬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然師氏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帥其隸者師氏之屬也於此又言司隸帥之者蓋師氏之屬帥之則司隸帥而從之二官通職聯事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使色
吏反

盜賊之家以罪而從坐沒入為奴者謂之罪隸先王欲民之遷善遠罪故使從坐者給役事焉以此示民

則人知罪之不可為也百官與凡守者則罪隸掌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然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若其大者非所掌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者封國謂建諸侯家謂立大夫以官牛助之運物則罪隸在前牽之在旁傍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征南蠻所獲之民謂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者蓋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便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蕃扶元反

東南曰閩南蠻之別也亦征而獲其民謂之閩隸也
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
畜所謂阜蕃教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焉子謂鳥
所生者也閩隸掌阜蕃庶物則養之而使之取隸於
己者也因致其義焉而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惟閩
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哉如是則
在國中而守王宮在野外而守厲禁誠心一意竭力
衛上亦事之常然也此所以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
守王宮與厲禁也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
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夷所獲之民謂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則牧
人其徒六十或不足以給其事故夷隸掌役其事也

與鳥言者鸚鵡鵠鵠教擾之則固能言矣則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生以鳥而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北夷所獲之民謂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不言阜蕃者猛獸非所阜蕃故也掌與獸言者猩猩固能言矣則獸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以鹿而能嗚呼其羣以食非其言而然乎左氏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則貉隸與獸言亦不足怪也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鳥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而不違乎人矧夷貉之民哉

彼其聲也雖本於非禮義之地道之以德化而使之
效順中國豈鳥獸之不若乎此亦先王之微意矣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
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誥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
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誥起吉反

令力正反

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又况刑禁之設將使
民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犯又從而刑

之不幾於罔民者乎先王於大司寇正月之吉既使
垂刑象之法以使有目者皆見又狗以木鐸使有耳
者皆聞則人宜知所避矣然猶以為始和布刑止於
邦國都鄙與萬民而已而未及於四方邦國也又設
布憲之官使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宣布於四
方此所以名官謂之布憲也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
之則四方雖遠又孰有不見聞而知者乎夫刑以懲
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所以致其義禁以止之所以
致其仁故有刑必有禁亦期民之無犯而已先王懼
四方之遠不能悉知則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
而憲邦之刑禁又烏可緩哉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
宣蓋四國以六服之內言之也四方以六服之外言
之也先有以扞蔽而定其內然後為之宣布其政教
達之於外故言四方以別四國也周官正月之吉大
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則止於六服之內而已布憲
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則及於六服之外也此

正與詩先言四國而後言四方同意以詰四方邦國
及其都鄙非特邦國而已四方之遠則以威讓文詰
為主故謂之詰也達於四海則四方之遠極於四海
又見其遠之至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
令者謂邦有大事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之也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
令之以為法守之謂令揚子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
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
也 不再者令也布憲於合衆
庶而號令亦欲其無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

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攘七
羊反

殺戮者上所誅惡也故掌戮之官掌之斬殺誅戮
皆上之施刑於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在所禁

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掌司斬殺戮者謂非以
 法斬殺戮者司之以告而後誅之也於文反后為司
 后以執要而致簡則致詳而盡察者有司之事故司
 有察意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血者陰之傷也有
 司宜告而不以告攘獄者過訟者事之大者宜至於
 獄事之小者宜至於訟者有司宜受而反攘却遏止
 之如此則姦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
 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告而
 誅之是所以佐
 善良扶窮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撝誣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
 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正征同
 撝居表

反

以刑教中則民不覲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
官之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
相為終始而已逆理而害治者謂之亂恃強而虐物
者謂之暴力正見傳亂則敗類暴則害物力正則以
橫逆而加人凡此皆下之難制者也述事為言答問
曰語言語以信為主作言語而不信則誣偽以惑衆
凡此皆下之難知者也政之不明也以下之難知政
之不行也以下之難制上之所誅於是為急故以告
而誅之誅庶民如此則自上可知矣凡國聚衆庶則
非合衆庶也若祭祀旬後之屬是已有犯禁者則戮
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狗衆以示戒也奚謂女之繫
於人者隸謂男之隸於人者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
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有犯命者則從而戮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
 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
 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
 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
 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

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橐音託
擊音計

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故公劉之詩始
 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先王
 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
 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滄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
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皆治野
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則凡以輔成遂人
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者蓋司險所達非
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比
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遺人所謂三十里有
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所謂
息也井所以共飲食樹所以為蕃蔽野廬氏則巡而
比之也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
以聘於楚道第不可行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而知
陳之不能守其國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
道路宿息者所以為先王之制也若有賓客則令守
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先王之時涂地皆
有人以為之守有賓客則令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
暴客也相翔者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則有欲
集而為寇盜之意故誅之所以禦姦也凡道路之舟

車擊互者謂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擊觸
相差互則為之序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凡
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有節者至則欲達之
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
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八則使
其徒為之辟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謂不由其
道徑踰謂不由橋亦所以防穿窬之盜也凡國之大
事比修除道路者國之大事則若大祭祀大賓客之
類其事在國中者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
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
怠也掌凡道禁則修閭氏所謂以兵草趨行者與馳
騁於國中者是已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也修
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也前言國之大事則在國中
而已此言邦之大師則通國野馬令掃道路則所以
致潔也幾禁行作不時者謂不夙則莫不物者謂衣
服操持異常也幾微察之禁以止之皆所以防姦故

也

蜡氏掌除骹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骹禁

蜡清預反骹似賜反令力呈反蠲古

玄反縣音懸

蜡氏掌除骹而與蜡同字者蓋蜡祭百物昔之羽贏鱗毛介物畢致焉則蜡祭所致者神也蜡氏掌凡骹禁則蜡氏所治者形也神寓於形則為生神離於形則為死物之生則形與神分為二以形為神之逆旅

則彼之形神雖分為二而昔嘗合而為一矣此治其
 形者所以與致其神者同謂之蜡也掌除鬻者人物
 之死其骨曰鬻月令曰掩骼埋鬻蓋精神者天之分
 也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與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
 所掩埋而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掌鬻為是故也非
 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於形
 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獨不見豚子之食於死母者
 乎少馬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則蜡氏除鬻亦以人之所惡者在是故也凡國人之
 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
 郊野者蓋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
 明之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憤
 其志意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
 所可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除不蠲所以致
 潔也任人謂司圜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
 屬也凶服則子見齊哀者之類也郊特牲言祭之日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汎埽反道亦謂此也大師大賓
客亦如之者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
者以及郊野者蓋大師以危事行凶器則在所慎者
客則致其齊欽如承神故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
置褐而埋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則欲令其識取之也掌凡國之馘禁則凡
物之骨皆掌其
禁而除之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
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澮古外反令力呈反阱在
性反獲胡化反苑于院反

雍者和之至和至而過則壅塞而不通故雍又為壅
塞之雍雍氏掌隄防以止水所以名官謂之雍氏也

水十里相溝則謂之溝水之大竇則謂之瀆水之所
 會謂之澮水決於此謂之池溝瀆池有禁然後其害
 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故雍氏掌其禁凡害
 於國稼者謂害國及稼也不言野而言稼蓋野之禁
 惟稼而已春令為阱獲溝澮之利於民者穿地為穴
 以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
 地謂之獲春令為阱獲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
 也春令為溝瀆則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
 民如此利則收成之時為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
 杜獲阱井也故塞之獲機也故杜之禁山之為苑澤
 之沈者苑圃也沈者醜也依山以為苑是使民得以
 專其利非善政也害之及於物者眾非仁政也此雍
 氏所以
 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萍音平

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蓋萍之為物能勝酒又不沈
溺故掌國之水禁蕝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掌國之水禁者蓋水雖有潤澤灌溉之利而犯之則
濡溺之則死民之迷愚至有決性命之情以爭尋常
之利而不顧患者往往蹈而死焉先王豈忍坐視
而恬不為之恤哉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
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是乃所以為仁政之
周也萍氏則掌其禁而已蕝酒謹酒者芻豢為酒非
以為禍也酒之流生禍焉故以禮飲酒者常始乎治
而卒乎亂先王於為酒器每每致戒焉又沉飲酒用
酒之際可不為之蕝謹乎微而察之謂之蕝制使勿
縱謂之謹蕝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
用酒謹制其無度也周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
以文王蕝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
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

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成王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沉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沉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使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早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也掌夜時者一日一夜凡有十二時夏則日長而夜極短冬則日短而夜極長春為陽中秋為陰中則晝夜分焉司寤氏司察夜事故所掌者夜時而已晝事無預焉以星分夜者星晷乎夜以日入而見以日出而沒以星分之則夜之或長或短或中而分皆可定而無差矣夜士則主行夜徼候者也夜禁則所以止夜之行遊者

也司寤氏於夜士夜禁則詔之使知也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自始至夜半曰宵宵者陰盛而陽衰之時也日出為旦晨則昧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傳云云御之而使去者禦也止使勿為者禁也則禁甚於禦以晨為近旦人將向明而作之時故但禦之而已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為未遠而君子之趨朝者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為可知矣宜乎詩人因以箴之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

明竈焉

烜音毀夫方符反盥音資墳扶云反燎力名反中音仲竈昌絹反

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曰日以烜之盖
 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然燿與烜皆火而司燿列於
 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盖司燿掌出入火南方之屬
 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共明水火司冠所奉也故列於
 秋官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
 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夫遂
 陽遂也鑿方諸也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鑿燧之
 齊是也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
 之為圓陰陽者其氣也方圓者其體也火至陽之氣
 而陽為圓故取之必以陽遂水至陰之氣而陰為方
 故取之必以方諸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各以其類也
 然陽遂又謂之夫遂者盖遂以金為之火金夫也金
 火婦也以金得火夫應婦而至也方諸又謂之鑿者
 盖鑿亦以金為之金水母也水金子也以金得水以
 母鑿子而子應也以共祭祀之明鑿明燭者明鑿以
 明水為鑿也明燭以明火為燭也共明水者共之以

為玄酒以滌染盛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墳
燭火燭也設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庭燎中春以
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則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
而軍旅修火禁者大衆所聚宜致懼故也屋誅謂舉
家受誅也竈謂墻以埋其尸也明竈蓋揭其罪於竈
上若明刑用梏焉司烜掌明竈則屋誅夜葬故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

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條音滌趨七須反辟婢亦

反轅戶
患反

條如條枚之條謂條理也狼豺狼之狼謂狼扈也先
 王立官掌條理道路之狼扈也以王與賓客之出入
 宜致肅焉故也鞭所以草人而便其事執鞭所以為
 威趨辟謂趨而辟也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
 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也條狼氏以下士六
 人為之而其徒有六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
 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所主者朝之事
 在士而條狼氏所掌者在道路而已王出入八人夾
 道則以八人之為數右不合六戾右者也左不合九
 戾左者也於王趨辟者取其左右戾而有別故用八
 人焉自公而下則各降殺以兩故公六人侯伯四人
 子男二人尊卑之辨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
 者執鞭以趨辟所以衛上也於誓而執鞭趨於前所
 以制下也然誓之所掌如此特於軍旅之時故也方
 誓用於軍旅之時羣吏聽誓於陣前條狼氏執鞭以
 趨於前且命之者欲其聽誓故也必使條狼主誓以

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誓右曰殺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曰車轅者為馭誓其屬也車之進止主於馭助車之進止者在於右則馭之為事尤重於右也故誓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蓋以車轅裂之則其罪非止於殺故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關謂通之使聞敢不關則於軍旅之事無所聞也大夫雖不掌軍政於事當預聞而已其屬又豈有敢不聞者哉故誓之事曰敢不關誓之刑曰鞭五百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又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况軍旅於國事又為大者乎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

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比毗志反粥音育今力呈

反

里門謂之閭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
 官以修治其事故名官曰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
 者宿謂守衛互謂行馬櫟謂擊柝以待暴客修閭氏
 則校比之而已然所比者止於國中若郊野則弗預
 也與其國粥謂待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
 脩閭氏比之而比其追胥者謂逐同盜賊者於比宿
 互櫟亦因而比其數既比其人數則勤怠者可見勤
 則賞之怠則罰之故曰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謂行不
 由橋梁與野廬氏同意然修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
 者野廬氏則禁於野而已不言禁橫行則國中與野
 異矣以兵草趨行與馳騁於國中者為其惑衆也故
 皆禁之邦有故則當防非常之變故令守其閭互所

令者閭里之民也惟執節者不發
以其有節以達之則無所用發也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

獸則獻其皮草齒須備

冥音

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其害人則傷吾之仁政
故設官以攻之而冥氏之所以立也趨利而避害獸
之情與人同欲攻取之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
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掌設弧張者設弧以射
之設張以伺之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者為
阱獲以陷之又鼓靈鼓使趨所陷也靈鼓則鼓人所
謂鼓社祭者是已以事言之則社稷能祓除災害用所鼓
之驚而疾趨以義言之則社稷能祓除災害用所鼓
社祭者則歸賴於神若得其獸則獻其皮草齒須備
則非特有以為人除害而又有以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

比之

庶章預反令力呈反蠱音古

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
悉則生齒之數所以至於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
蠱之害者謂之庶氏也掌除毒蠱者傳曰于文四蟲
為蠱蓋蠱之毒能病害人故也以攻說禴之則用祝
馬與大祝之六祈所謂攻說同意以嘉草攻之則用
藥馬與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同意用祝則治於未
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者蓋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為之故以比之皆其徒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草

冥氏之攻獸有以攻其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
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名官謂之

穴氏螫獸則熊羆之屬也各以其物火之則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燠而出之則凡在穴者皆不能自蟄矣以時獻珍異皮草珍異以共膳羞之用皮草以共器物之用也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拑之以時獻其羽翮

翼音翅拑居綺反

鳥羽謂之翼鳥所以飛者在翼攻猛鳥者以攻其翼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翼氏各以其物為媒而拑之者媒之以其類也拑之則係其足以禁其上出也以時獻其羽翮者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因以資其羽翮之利也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然則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翼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玉府者蓋冥氏穴氏

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其所修之利衆所除之害悉
所賴之獲多仁施及人於是為大以其所施者大然
後可以兼百
姓之奉矣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

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

攻木者掌其政令

柞側百反麓音鹿
令平聲刊苦干反

除木曰柞詩曰載芟載柞皆除木之謂也蓋先王欲
其材木以為用則立虞衡之官柞而養蕃之詩所謂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是已欲其地作室以
宅民治田而稼穡則刊剥而化之詩所謂作之屏之
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樵其梠
攘之剔之其繫其柘是已然則柞氏之所掌固先王

之所不廢也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
 地苟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
 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則因司徒
 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故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
 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夏日至至陽之日也陽木也
 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肄矣
 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冬日至至陰之日也陰
 木也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
 肄矣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為陽生於山北則為陰其
 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
 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春
 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木常以冬至之
 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則其蘖薄於陰陽相殄之氣
 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蘖薄於陰陽相殄之氣
 化而為
 土矣

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

雜讀如鬚繩以證反音孕芟所銜反

翦草曰雜其字從草從雉則以雉有分域萌芟有時也掌殺草者凡物以陽生以陰死惟草之為物其芟則陰不能死雜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芟不復生傳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溫崇之然則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此殺之之術也春始生而萌之者蓋草有萌則春感陽氣而生方其生氣始達則不能夷之使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事畢而陰已生則生氣極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則夷而又生生而芟之也冬日至則陰事畢而陽已生則生氣復之時

於是乎耜之夷則刈其末而未及其芟芟則毀其芟
而不止於末然其芟難死故耜之耜則用耒金而深
殄之則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欲其
化而為土則以火燒其新芟芟之本末又從而加之
以水則其感於陰陽相殄之氣而草化為土矣月令
所謂燒薙行水凡殺草之術掌於薙氏故凡殺草之
政令皆掌之

蒼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

其巢上則去之

蒼音剔覆芳
復反縣音懸

人之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者
則凡兆凶者皆在所去焉故設官掌覆天鳥之巢而

謂之碧蕨氏碧言摘也蕨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
 天鳥不復至矣以方書曰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
 則去之蓋曰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
 其號可以勝天十日之號則從甲至癸是也十二辰
 之號則從子至亥是也十二月之號則正月為姤十
 二月為荼是也十二歲之號則從寅曰攝提格至在
 丑曰赤奮若是也二十八星之號則從角至軫是也
 必以方書之者方木也以木為之其體方焉故謂之
 方木仁也方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曰辰月歲星
 之神天道也必有盡人道然後可以致天道而勝天
 所以和同天人之間而無間者此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

蠹丁故反
 禳音詠

羽可前者曰翦翦所以除而去之故除三物者名官謂之翦氏蠹物虫之穿食器物者蠹之入物雖盛以索猶不免焉且橐而弗用是以有蠹故其字從橐從蟲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此除蠹之事也以攻崇攻之則猶六祈所謂崇攻也其攻則用祝馬以莽草熏之以莽草所以殺虫其熏之則用藥馬凡庶蟲之事則凡庶氏掌蠱毒之事翦氏與之通取聯事而攻之以蠱亦蠹之類也

赤友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

其狸蟲

友音拔蜃市軫反狸莫皆反

火大曰赤以戾右為守曰友凡隙屋除其狸蟲欲其宣布者見以戾陰隱為守故名官謂之赤友氏掌除墻屋則蟲豸藏逃其中陰以害物宜除而去之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以灰洒毒之

則以蜃灰洒而毒之使死也凡隙屋除其狸虫則隙屋之中狸虫亦有害人者故除之矣

蝮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

凡水蟲無聲

蝮音國去豈呂反鼃戶蝮反黽莫幸反牡莫口反鞠弓六反被皮義反

蝮國虫也尊者所居惡其貽焉故置官以去之而謂之蝮氏新經云云鼃音哇其鳴若哇也黽音猛其鳴猛也故蝮氏掌去之牡鞠鞠之不華者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則以牡菊之灰能制鼃黽而殺之故也以其煙被之凡水虫無聲則牡菊之煙水能制水虫而勝之故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炮步交反禕
音沽又音枯

壺瓦鼓也涿擊之也擊瓦鼓以毆水蟲故名官謂之

壺涿氏掌除水虫則以其能害人者若南方水中狐

蜮之屬舍沙射人則死凡此類皆害人者也不可以

不除焉炮土之鼓則互鼓也以炮土之鼓毆之則以

土能勝水而制之也火石則以火燒石以焚石投之

則使感陰陽相殄之氣而死也若欲殺其神謂水神

龍罔象也牡槀謂榆木也以牡槀為幹從橫以象齒
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
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為陵矣凡此之
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
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
針戎鹽累卵懶膽分盃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
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
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

間莫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

之大音

庭者所以治也以潔清為尚先王立官以去天鳥使國中潔清如庭故名官曰庭氏天鳥謂呼鳴而為怪者若鵬與鴉其鳴有禍皆邪氣所生民常忌之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若不見其鳥獸則若妖狐孽禽之類入夜而為妖非射之所能及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常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

枉矢射之神則若神降於莘叫於宋太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太陰之弓救月者也以此射之則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妖也於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可知之矣

銜枚氏掌司嚮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嚮軍旅田役令銜

枚禁嚮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嚮五
羔反

叫 嚮音

枚以竹為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嚮謹也鄭氏謂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繡結於項是也東山之詩言勿士行枚者蓋婦人之情望其夫無事於行陣銜枚故欲其無事於戰也掌司嚮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諠譁也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嚮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亦所以戒嚮也軍旅

田役大衆之所聚惡諱而喜靜故令銜枚大祭祀止於令禁無蹀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也詩之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諱也車攻之詩言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者以言選車徒有善聞而無諠諱之聲也由此觀之則銜枚氏之所掌可知矣禁蹀呼嘆鳴於國中者以其口而出聲者蹀也氣分而戾陰者呼也遇難而出氣者嘆也覩所異而嗟者鳴也若此之類為其惑衆故禁之歌樂聲也哭哀聲也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人曷嘗抑人之情使無歌哭哉於所居而歌哭則可也而行歌哭於國中之道則為其感動人心故禁之也然蹀呼嘆鳴言國中而歌哭言國中之道蓋國中則不必行而在道凡在國中皆禁足矣言國中之道則在國中歌哭有所不禁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

王之齒杖

記曰伊耆氏始為蜡祭以息老物杖則老年者恃之
以為安亦息老物之類也故掌共齒杖者名官以伊
耆氏也大祭祀共其杖咸者咸盛杖之器也先王貴
老八十則杖於朝大祭祀致敬以承神雖老者亦弗
敢杖也故有司共咸以盛杖而藏之言國之大祭祀
則非大祭祀老而杖於朝者弗與矣軍旅授有爵者
杖所以致卒伍而且以為威也言有爵者則老而無
爵者不任軍旅之事矣共王之齒杖者謂王賜老者
之杖也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八十杖於朝所謂齒杖也王以齒杖賜老者而伊耆
氏則共其用而已夫人之生也大塊載之以形勞之
以生佚之以老自賦形以至於老天地之所以安之
也天地安之以其形先王安之以其禮共於伊耆氏
則佚老之意可見矣然則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
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
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
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

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

裁

朝直遙反職內皆同此毗志反好呼報反頰通
弔反慝吐得反間讀去聲脈上忍反禮古外

切

諸

賓之字從宀從與從貝賓者主所宀也正趣隱以適
已則利上趣明以與物則害也容之字從宀從各容

大

雖主所宀也然不與之共休戚利害也司儀曰凡諸
公相為賓則諸侯之君皆謂之賓也又曰諸公之臣

相為國客則諸侯之臣皆謂之客也諸侯之君其勢
則尊嫌于與王亢故欲其趣隱以適已則不疑于亢

矣是以謂之賓也諸侯之臣其勢則卑嫌于屈而不
能辨故欲其不與共休戚利害則能辨矣是以謂之

容也凡賓客其禮或大或小或如常禮唯其時物也
故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也此言賓則指要服

內諸侯言之也言大客則指邦國之孤卿言之也於
大賓言禮於大客言儀者禮以本言儀以末言尊卑
之序也子大叔見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此其辨歟春則東作之時也事作于春
故以圖天下之事秋則西成之時也功成於秋故以
比邦國之功夏則相見之時也謨陳於外則以相見
為主故陳天下之謨于夏冬則合聚之時也慮協于
內則以合聚為主故協諸侯之慮于冬諸侯有不順
王命者將命以征伐之事名而會有時而然以其征
伐討有罪也則有禁焉故曰以發四方之禁于巡守
之歲或不巡守會而見之以攷制度衆國所同以其攷
制度則有政焉故曰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恩問之而
已故曰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事有所察治故曰以
除邦國之慝問問存省之屬也以言問之則上下之
志無所不達故曰以諭諸侯之志脈以交神之福也
以脈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

諸侯有喜也慶賀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
哉也致禮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朝覲宗遇會同
六者諸侯致勤于王者也時聘殷見問問歸賑賀慶
致禮六者王致愛于諸侯者也諸侯禮致其勤王以
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猜嫌疑貳
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然或言諸侯或言
天下或言四方者新經云云且天下之事于冬則窮
矣于春則在所通之于冬則弊矣于春則在所新之
先王將欲圖之亦未始敢忽必協慮于冬思患以預
防之然後于春則圖之諸侯之慮既協而無間此圖
之所以成也圖以謀事謀成則謨成矣謨成則功成
矣今此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
始故也自夏宗而下皆言以而獨春朝不言
以者蓋春朝為朝禮之正非適為圖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宰其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宰朝位賓主之間七
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
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

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
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
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
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
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
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

纁音藻藉在夜反旃音留樊畔干反乘去聲軹之氏反擯必刃反裸古亂反酢才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

勞老報反
相息亮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蓋人非禮不立禮非儀不行禮寓於刑名度數之間於儀則為體儀見于周旋動容之際于禮則為用先王以其用而合其體故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公侯伯子男之君其命者五孤卿大夫士之臣其爵者四以儀而辨其命等其爵故曰九儀諸侯之命諸侯之爵不同也而謂之同邦國之禮者比之謂以不同同之也出于上下聽而守之者命也資于尊所入小而人所奉者爵也有命然後有爵則命尊于爵矣故諸侯則言命于諸臣則言爵與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饋小宗伯則言王賜卿大夫爵則饋同意也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上公九命故

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
 命故其禮以五為節公侯伯子男所建皆龍旗而謂
 之建常以象其道故也上公立當車軹先儒謂轂末
 車軹北向在西邊也侯伯立當前疾先儒謂駟馬車
 轅前若駟人所謂駟深四尺七寸軹前曲木是也衡
 謂在駟下車軹兩服之領前是也新經云云以相禮
 曰介以相賓曰擯介擯所以傳辭也禾米芻薪曰積
 所以給賓客之用也或多或寡亦隆殺之辨也先王
 之待諸侯可謂厚矣未至則有委積既至則有問勞
 有食禮以致其恭有牲牢以備其禮之盛有贄裸以
 用其誠之至諸侯顧王所以待已者如此又安得不
 相與一德以尊君親上哉是故諸侯以天子所以待
 已者如是之至故不敢不盡其誠以將其意不敢不
 備其物以奉其德廟中將幣三享為是故也且高不
 足以有臨則不能使之入賓明不足以有察則不能
 使之內向王者以至高至明之德則諸侯享之唯恐

其禮之不至儀之不縛此所以同于三享也夫道以
三數酒以三行為至則享至於三豈用其至乎蓋天
子之待諸侯諸侯之奉天子則尊卑未始有異心焉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享至于三者儀
之及物可知也享必于廟中者蓋恭敬者幣之未將
君子不可以貨取而廟中則示其恭敬之至也大國
之孤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則彌感而畧矣
以酒禮之則不裸焉以裸如祭祀非禮人君則弗用
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見賢遍反嬪婢人反蕃音繁摯音至

自侯服歲一見至于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為之疏
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
其所貴寶為摯者詳于治內而畧于治外也郊特牲
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
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
有六歲之差其貢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所謂別土
地之宜也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然則書之
周官言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

六服羣辟莫不承德至于訓迪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蓋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邦采衛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間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為已備矣故其限朝止于五服而已周官行人于六服之見則及于要服者則其治為尤詳于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然周制每歲則一服入見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此行人所以言衛服五歲一見而書之周官所以言五服一朝之意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屬章束反
守去聲

安而使之謂之撫先王于諸侯畫九畿以處之列九
等以差之雖致其恩未嘗不制之以義雖擾以教未
嘗不乂之以政自歲徧存而至于十有二歲之巡狩
殷國威德兩存剛柔相濟寬而有制猛而不暴此其
所以安之使撫也王之所以撫邦國之諸侯如斯而
已又安有負固不服若菟柳之不朝者哉又安有犯
令陵政若飛隼之不制者哉存頰省鄭氏以為王使
臣于諸侯之禮所謂問問是也存者同而問之也頰
者問而視之也省者巡而察之也頰則詳于存也省
則詳于頰也記言天子巡狩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
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
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者加地進律夫
天子之巡狩其省方也如此則人所謂存之類之省
之者雖曰以恩問之而亦微察其如此也五方之民
言語不通諭言語所以使之通也賓主不交辭亦不
相接欲民之無相褻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古之
名官以象胥以明所以懷而服之者遠也諭書名所
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也節六
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也度以度物也量
以容物也同度量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也有一之也于
也于是成牢禮若掌客之所掌是也有一之也于一
是同數器若合方氏之所掌是也法八法也則八則
也能達四方而交之同四方而一之然後下之所守
同乎王之所制損益因革以時修之大順以之成大
利以之致而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于是為至巡狩殷
國之禮可以行矣此王巡狩殷國之禮所以在于修
法則之後歟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狩

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狩或殷見其出而省焉一也
 書于舜典言五載一巡狩周官行人則十有一歲王
 巡狩者蓋天下之法在舜之時則畧在周之時則詳
 以其法之畧則巡之也宜數以其法之詳則巡之也
 宜疏然觀周官大小行人環人之數絡繹于道路則
 王出不必頻而周知天下之故遠方殊俗莫不承德
 也此帝王之
 世所以異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

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

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詔相

之相
去聲

傳曰諸侯有所謂王事者其朝覲會同之事歟辨其
 位則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異正其等則有尊卑上
 下之差協其禮則有牲牢享燕積膳之具也若有四
 方之大事謂兵寇之類來告急者也禮不虛拘必有
 幣以將其恭必有辭以達其意行人於幣則受之于
 辭則聽之所以告王也凡諸侯之邦交謂鄰國之往
 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聚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聘義
 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聘義
 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
 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于
 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左傳曰孟僖子如齊殷
 聘禮也父死子立曰世世相朝則君親相見焉若相
 問相聘則遣臣而已凡此皆邦交之禮也若春秋之
 時邦交之法不修侵伐滅入無國無之則行人掌邦
 交之禮曷
 可廢哉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色吏反令力

呈反

行人之官以其職之大也故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其職之小也故掌賓客之禮籍而已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籍則其禮之書也禮之數皆具于此矣四方之使者謂諸侯遣臣于王國也小行人以其職之小故待四方之使者也春朝正之時于時為造始令入貢則貢者下以職供而上得以興事造業也秋歲成之時于時為成終令獻功則功者事之成也諸侯入貢獻功而王必親受之則以諸侯為尊故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國有大小其禮有等差而皆載之于籍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為承而擯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勞去

聲

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以致
其愛也其勞之也不可以一而足故有逆勞郊勞之
禮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于外也郊勞既至于館而
勞之于內也胝館謂致館而且胝其便宜也郊勞則
賓已至館故及郊勞則胝胝胝亦所以致愛也將
幣為承而擯謂廟中將幣以行享禮宗伯為上擯而
小行人為承而擯之所以致敬也大客則擯擯之而
見王使得自言也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為聽
其辭而入告于王也
此亦尊卑之序然也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頰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
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以禮致其敬于王皆國君之事
故曰君之禮也存頰省聘問王以禮致其愛于諸侯
王使臣之事故曰臣之禮也掌節言凡邦國之使節
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謂
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
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節也都鄙用管節而堂節
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无節矣以旌節行之
而已虎節人節龍節皆以金為之金不可變為義故

也旌節符節管節非為尊者將命則唯上所制期无失節而已故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新經云云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

璜吐電反
信音申

以質言之則謂之玉以形言之則謂之器以合驗言之則謂之瑞玉所以比德器所以藏禮瑞所以應實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行人所謂成六瑞者如此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也故自王以下皆言執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也故自王以下皆言用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故于宗伯言執而于行人言用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

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蓋君子雖不可以貨取然亦不可以虛拘有物而无誠則禮有所不行謂之貨

取可也有誠而无物則情有所不伸謂之虛拘可也故諸侯之致享內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

以合六幣也兩謂之合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之屬皆兩相合也新經云云合琮以錦而不以皮則皮者

天為之文也錦者人為之文也天為文則本于自然人為文則出于或使自然之文非所以合琮故也琥

為虎形象陰之效法故合琥以繡以五采備謂之繡故也半璧為璜北方之所用也故合璜以黼以白與

黑謂之黼故也二王後享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王為主以其有以通

其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有以因其事而來則謂之
故行人為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而使之不再
而已故曰以和
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
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苦報反
禴音會

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
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吾土則
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有與之同安
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內外而利害休戚實若
一家也安可若是恕乎此賻補賙委槁禴慶賀哀弔
之禮所以掌于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病疾

為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利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也穀不熟為凶凶甚而為荒凶荒則在所賻委以利周之謂之賻以聚與之謂之委也大宗伯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是也

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槁禮其勞而橐則謂之槁禮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禮也大宗伯所謂以禮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鬼神之所佑而人道所喜者也福事則在所慶賀以心承禮而往則謂之慶加以物焉則謂之賀也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違神而為禍天所降曰災則在所哀弔哀則發于聲音弔則如弔喪而用其至大宗伯所謂以弔禮哀禍災是也凡此五物者先王用之以治邦國之事與其故也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災則出于所逢者也師役福事則或出於所作焉札喪凶荒天事也師役人事也福事所樂也禍哉所憂也先天事

而後人事先所樂而後所憂此其序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樂

音洛

前以五物治其事故主諸侯而言之故皆稱國自利害為一書而下主萬民而言之故先稱萬民然後五物事故亦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于萬民之利害稱及焉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

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不以周知之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所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然則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覺覺載之當年足以明政事施之來世足以貽後觀是其所以為書豈小補哉于萬民知其利害然後為之興其利而去其害如是則大利可致也于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知其逆順然後為之禁其逆以達其順如是則大順可成也有以成大順則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可嚴而制之以義矣有以致大利則札喪凶荒厄貧可寬而恤之以仁矣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可坐而致也蓋聖人以一身觀天下則一身必欲其康樂也以下一家視天下則一家必欲其和親也以下一國視天下則一國必欲其安平也民康而後可樂則康樂者出于民之性也民和而後可親則和親者出于民之情

也民安而後事平則安平者出于民之分也然民不能自康樂也所以與之為康樂者實君使之遂其性而民不能自和親也所以與之為和親者實君使之通其情而民不能自安平也所以與之為安平者實君使之明其分而已此康樂和親安平所以序于五物之後也然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狩天下每國辨異之名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者可謂知所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

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相息亮反
鄉去聲

公侯伯子男之為賓孤卿大夫士之為客大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者禮之用容者形之變以言達意謂之辭守以參合乎上謂之令以手拱人謂之揖先人後己謂之讓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儀容辭令揖讓各有節司儀則以言詔之而已詔非特告也古者合諸侯則必為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有事于壇者皆所以致其亶故壇之字從亶亶之為言致實以坦故亶之字從亶從旦亶實也旦坦也所以交神宜致實以坦故也壇必三成為三等焉以禮出道其數成于三故也所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是也宮旁一門

則覲禮所謂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是也掌舍言為壇壝宮棘門則其門以棘為
之也詔王儀南向見諸侯此則合諸侯之時鄉明以
聽天下者王也朝位王南面則其合諸侯而見之豈
異此歟庶姓諸侯非王之親也故謂之庶姓異姓同
姓則王之親也鄭氏謂土揖下手揖之時揖平手揖
之天揖舉手揖之蓋異姓親于庶姓同姓親于異姓
故其揖之儀有隆殺也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
前王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則以爵
之尊卑而為之等殺如此也其將幣亦如之謂其將
幣以享也其禮亦如之謂其禮之有裸也或于上等
或于中等或于下等亦如此而已王燕則諸侯毛所
以示慈惠而親之也貴老而尚齒故其儀如此
齒則均也而以老為尚此之謂王燕則諸侯毛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
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
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
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
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
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拜餼拜饗食賓繼主
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

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積音恣勞去聲殮素尊反授註作受賓亦如之賓註

作賓辟音
避食音嗣

凡諸侯之邦交世必使之相朝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于所停止則有積所以待賓之用也以其間濶則有問所以致恭于賓也以其道塗之勞則有勞所以致愛于賓也三辭其以禮來于外若不敢當焉也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三辭拜受尊而敬之也積問受之于庭故不言登勞則受之于堂故曰三揖登拜受旅擯者公則擯九人旅則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事于交擯也勞禮重于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于其使臣之旅也又從而拜送之也然以遣臣再勞為未足主君又從而郊勞焉則致愛之勤于是為至矣交擯謂各陳擯九人而使傳辭也車送拜辱謂賓以主君躬勞出舍門而逆之謝其屈辱而來三

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而受之也至主君之去賓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賓乃再拜送之也致館亦如之者賓始至主國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亦所以示其愛之勤也其致館也亦主君郊勞之禮也致殮如致積之禮者夕食曰殮非若饗餼之為大也故如致積之禮三辭拜受旅賓而已將幣請賓享主君也及將幣則賓始入廟主君迎賓故交擯以傳辭也車逆拜辱主君以車送賓屈辱其來賓車于是進而答拜主君也三揖三讓主君揖而賓讓也每門止一相則為將致敬于廟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擯相賓介相主合而言之皆曰相也賓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堂以幣享主君主君則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于賓授幣則拜而受之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賓拜送幣致敬于所享也每事如初也賓亦如之鄭讀作儻言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

饋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饋賓也及出車送三請三進謂主君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辭三還三辭則告以避去也故終之以吉辟凡言三讓三辭三辟者有所不敢進則讓有所不敢受則辭有所不敢當則辟也熟食謂之饗可食之物生氣存焉謂之餼還圭謂賓享主君用圭以將意畢則還其圭于賓也饗以飲為主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至于郊也此六者唯饗食速賓其餘皆主君親往焉其逆送揖讓辭受之節皆如將幣之儀也賓之拜禮者謂賓所當拜之禮也饗餼饗食皆禮之重者故拜焉拜謂就朝而拜謝之所以尊其禮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謂賓復主人之禮費也夫一國之財為有限而贈勞饗食之禮為甚厚以有限之財而供甚厚之費苟無以繼之則財匱物竭而將何以為禮哉故古者諸侯

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而為之禮而賓之
享獻者亦如主國之禮而無過與不及焉所適之國
雖其費而不病其乏用者殆以此也侯伯子男凡相
為賓其進退揖讓之儀則同于諸公至其饗饋饗食之
禮則各取其命數而為之隆殺矣故
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侯之禮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
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
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
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

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賓使者之賓註作儻辟音避稽上聲勞去聲朝直遙反上時掌

反稱尺證反

相朝者諸侯之禮也相聘者諸臣之禮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施于相聘之時也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拜受則拜而受之于庭也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公車逆拜辱故臣則拜辱而不以車三讓登聽命謂客登堂而聽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謂聽命既畢於是下堂而拜然後登堂而受主君之命賓使者亦如初之儀鄭氏讀為擯謂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也致館如初之儀謂使大夫致館其儀亦與郊勞同也及將幣旅擯三辭亦異乎諸公之交擯也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

止于客也每門止一相為將致敬于朝及廟唯君相
入則客相不入焉以君尊而客卑故也三讓客登拜
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謂
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于主君也授幣既
畢則下堂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謂享及有言也亦
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如初同也及禮私面私
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謂主君以醴禮客而客則
私面而有私獻也私面者猶所謂私覲也左傳楚公
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則私面固有私
獻矣然或言私面或言私覲于卿大夫則有私面私
覲有束錦乘馬而私面亦如之也昔晉韓宣子私覲於
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覲有獻亦可知矣別而言之則
覲與面不同通而言之則一而已然使之私覲則禮
也朝覲而行私覲則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大夫之
私覲非禮也再拜稽首所以致敬于所尊也君答拜
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

大門之內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
方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問君客再拜而對鄭
氏謂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
庭問大夫客對鄭氏謂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
曰寡君命使臣於庾二三子皆在君勞客鄭氏謂勞
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問君則再拜對問大夫則對
而不拜者尊卑之辨也勞客而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
卑宜致敬而用其至也致敬而拜其至也致饗餼如
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
于饗餼故也君館客客將去主君就省之也客辟介
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尊故辟焉而介則前而受
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客從而拜
辱于朝者以屈辱主君之就館故拜而謝之也明日
客拜禮賜謂拜乘禽君之加惠故也如入之積則始
終皆三積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
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

而為禮之隆殺以至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禮儀所以相接辭命所以相與餼牢所以致敬賜則主君之好賜獻則禽獸之屬皆自上及下降殺以兩而為之豐殺如是則無過也無不及也一稱其爵而已凡賓客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于始而怠于終非樂于暫而厭于久卒如一而已此四方之賓客所以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親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以此道素行故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為幣之隆殺也以其幣而為之禮因其幣之隆殺而為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者無過與不及而主君所以禮賓者亦無過不及矣夫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

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
患豈為不豫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
亦不背客者不朝謂之正東鄉也不夕謂之正西鄉
也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者謂常視賓主之前却得
兩鄉之而已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
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

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傳張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難
乃旦反馬故書作夷鄭司農讀夷

使為句

大行人掌邦國賓客往來之大禮小行人掌其禮籍
以待四方之使者是職雖分小大而皆以行為主故

名官謂之大小行人若行夫則行人之屬官而掌國使之小禮雖所掌者小而非智足以帥人者亦不足以克其任故名官謂之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傳鄭氏謂乘傳騎驛而使者蓋事雖小而欲急達故也媿惡謂吉凶之事蓋事小而禮籍有所不載故也若夫載于行籍之大事則有大小行人存焉非行夫所掌矣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則道用旌節以表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則雖以他故後時而王命不可廢也居于其國則非以王命出行之時也掌行人之勞辱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勞汗辱之事皆行人掌之也夷使則介之者謂行人若使于四夷行夫則為之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

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闕無幾送逆及疆

居疆

良反

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雖同而所主之意則異也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謂邦國賓客取道往來者而環人則逆送之通與易所謂往來不窮謂之通同意以路節達諸四方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故以路節達諸四方則掌節所謂道路用旌節是也舍則受館者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賓客至則環人受之也令聚橐者謂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則環人乃令野廬氏也有任器則環之者謂賓客有任用之器環人則令其屬合守涂地之人環衛之也凡門闕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闕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始來而逆之終去而送之皆至王畿

之界
所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

士下事庶子

闕亡中反使所吏反
賓相之賓註作儻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鞮北方曰譯寄言託鞮言知譯言易此獨以象言者舉

一以互見也必言象以周之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
致者遠也先王立官以道夷狄之言凡以相之而已
故名官以象胥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
于中國疆以周索有教以導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夷
狄疆以戎索則立官以寄象鞮譯而已此詳畧之辨
也夫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殊方異俗莫不同風承德
梯航而來則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歸款輸誠歲無
虛月象胥之譯其言又曷可少哉故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諭則使之俞其言說則以言明其理彼聞吾
王之言將心悅而誠服如五音之和于耳又安有乖
而不和者如嬰兒之親父母又安有疏而不親者哉
然在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有
圖地掌于職方而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掌蠻夷閩
貉戎狄之國使不言其國數則象胥所掌非特職方
可辨數要之國也故不言其數焉若以時入賓則協
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者入賓則行人所謂世一見者

是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
故也協其禮則四海之諸侯其爵不過子而已以禮
待之協之則有同而無異矣然則協其禮豈特見于
饗餼饗食之間哉蓼蕭之澤及四海有所謂既見君
子俸革冲冲和鸞雖雖萬福攸同則天子又有乘馬
路車以致其好而成之以禮也與其辭言傳之則接
之以辭言象胥則協其辭言傳而通之也王制曰達
其志通其欲與此所謂協其辭言傳之同意也凡其
出入送逆之則送往而逆來也禮節幣帛辭令而擯
相之者禮節所以相接幣帛所以致享辭令所以相
與象胥則掌擯而相之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
擯禮之者謂軍旅以征伐時會以祭禁殷同以施政
四海之諸侯或遣臣以聘問則象胥擯而禮之也凡
作事謂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則作大事于四夷者謂有戎事于四夷也
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

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
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
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
而已言下事庶
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
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
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長上
聲守

去聲從才用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掌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外殺禮則有政治矣王合諸侯則五等之國君成在則其禮必有以優異之故享禮用十有二牢以王禮之數而庶具百物焉諸侯長謂上公九命作伯者也禮用十有再獻則非特具十有二牢而已于獻又所以致天子之厚意矣王或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則貴誠而不貴味也故郊特牲亦曰天子巡狩諸侯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則備物也言王合諸侯而饗禮遂言天子巡狩殷國而國君膳以牲犢禮務施報也蓋天子施禮于諸侯備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于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甗
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
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
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
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
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饗皆陳米
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
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
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

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殮
牽一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鈞
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
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甕
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
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
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
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積音恣 鈞音刑 牲註作脰 筥
姜呂反 甕烏弄反 籩素口反

礼丁故反乘去聲大音
泰食音嗣見賢遍反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殮
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饗籩之大禮饗食之盛禮有牢
有獻有膳有燕銅鼎簠簋壺之類醢醢禾米之屬禮備
其物物備其數然食之弗愛是以豕交之也則有問
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獸畜之也則有
辭受揖遜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
又况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文也禮而裸之則又
盡其恭之之實也問勞送逆愛之文也後夫人致禮
則又盡其愛之之實也先王所以致愛與恭如其
至而諸侯又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大者以
仁比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聘之使旌節繼
道講信修睦未嘗或絕者實有以致之也上公五積
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賝殮牽者賔始至則有夕食
之殮其致殮也羊則牽而致焉上公殮五牢侯伯殮

四牢子男殮三牢皆眠殮牽者各眠其數而已上公
 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一問皆脩于其始至
 以問間濶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
 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也尊其君以及其臣故于其
 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有牢而君用脩疑
 其非禮恐有脫誤蓋上公致積則有殮牽問禮隨而
 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羣介行人宰史之有
 牢不為過也至于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其爵
 命為隆其禮為獨優故也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
 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
 設蓋陳于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
 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蓋十侯
 伯八子男六蓋所以威稻梁者也公堂上六東西夾
 各二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夾
 各二上公豆四十壺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壺三十
 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蓋豆公堂上十

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堂
上十二東西夾各六禮器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
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
也壺所以盛酒者也其設于堂夾亦如豆之數也上公
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八銅羹器
也則公堂上二十有二東西夾各十侯伯堂上十有二
東西夾各八子男堂上十東西夾各四也上公鼎簋十
有二侯伯與子男亦皆十有二者鼎牲器也簋黍稷之
器也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
養皆食之至也故合鼎與簋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
加損焉故其數皆止于十二鼎正鼎九陪鼎三皆設于
西階前也簋堂上八東西夾各二也上公牲三十有六
侯伯腥二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
言牲或言腥互見也三牲具為牢而每牢皆九為列
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也侯伯腥三牢則凡二十
七也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也皆陳于阼階前也

饗饋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饗食熟焉其氣和之至也饋可食之物生氣存焉此乃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其死牢如殮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於門西也牽生牢也上公四侯伯三子男二皆陳于門西如積也上公米百有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四秉曰筥皆橫陳于中庭也上公醢醢百有二十壺侯伯百壺子男八十壺車皆陳以車盛壺而陳之也醢陳于碑東醢陳于碑西也既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伯子男言皆陳而不言車也車米眠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車禾眠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車米載米于車也米四牢四牢分為四列然則牢十車則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每秉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車禾載禾于車也禾橐實并刈者也車禾眠死牢牢十車車三秬夫死牢如殮之數上公殮五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四秉

曰筮十筮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芻
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皆陳謂陳于門外也米在門東
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而薪從米芻從禾也侯
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公也子男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侯伯也上公
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者乘禽謂
乘行羣處之禽雉雁之屬是也殷膳大牢殷中也謂
于中又以大牢膳賓示儉文而不忘賓也侯伯言膳
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于上公言以
及歸則侯伯子男亦以及歸可知也上公三饗三食
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饗以
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唯以恩為主故異
于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取其
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秦陔而
去則王所以致愛于諸侯于是為至矣其數或三或
再或壹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

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失故也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凡此皆邦國之諸臣從諸侯之賓者也尊其君以及臣臣故有殮饗餼之禮焉然其禮之隆殺各以其爵等之上下而為之也上介則以其於諸侯之臣為尊宜有以優異之故獨有禽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大夫致禮以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夫致禮以所以助王養賓亦夫婦相成之義也壺陳于東序籩豆陳于戶東凡夫人致禮于諸侯皆使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于上公也夫人致禮于子男六壺六豆六籩膳祗致饗則又殺于侯伯也然此特言膳祗致饗者言夫人致膳于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

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擊見焉
子男獨言親見者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
必親見乃致膳矣不言羔則蒙上文可知也既見之
又膳之者亦所以助王養賓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
亦禮之殺也先王之于祭祀致愛致敬其于承賓也
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
王裸而后亞裸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
昨也及其承賓也亦王裸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
人致飲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唯以所承神者
而承賓則致愛致敬可謂至矣諸侯眠王所施如此
又孰不思所以
厚報之也哉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
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

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稍所教反
牲音腥

前言凡介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為國客則以聘問而來也若以聘問來自為客則王所以待之亦如其為介之禮也先王待賓客其禮為有常制而其用則因時而制宜以財之所入為有限而其用則不可以無節也故國新凶荒札喪禍哉在野在外皆殺禮焉國新謂新建國也凶荒謂無年也禍哉謂兵寇水火之變也國之所費既多則宜節用焉故禮不得不殺然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故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

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櫨
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
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
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
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
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復扶又反

從才用反
相去聲

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以訝四方獄訟為主掌訝以訝賓客為主唯以訝獄訟為主故謂之訝

士士刑官也唯以訝賓客為主故謂之掌訝所掌者
訝而已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籍謂九儀差數
之籍也所以訝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
之節焉異於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也若將有
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謂戒牛人羊人倉人委人
之屬蓋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
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戒之使各早正素備以
給賓客之用也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謂與訝
士也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
為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橐謂令野廬氏也
以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也及委
則致積以王命致之于賓也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
門外待事于客謂賓有所求索則為通之也及將幣
為前驅則道之以至于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則
掌訝入復于王也及退亦如之亦復于王若孔子所
謂賓不顧矣是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

其事也賓客之理其事則以告訝掌訝為如朝而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謂凡賓客從行之人或出則掌訝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賓至逆之於疆則其歸也亦送之至于疆也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謂賓客之爵命有尊卑王所使訝賓客之人亦不同也諸侯之為賓以其有君道焉故皆訝之以卿以王之卿則六命其出封則為侯伯王之禮於上公王之禮於諸侯則卿皆見而致膳焉使卿而訝諸侯固其宜也若卿而訝之以大夫大夫而訝之以士亦其宜矣士皆有訝謂公侯伯一命之士也亦以士訝之而已故曰皆有訝焉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賓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也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而掌訝則為之

掌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

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好呼報反惡鳥路反辟音

避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設官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此其名官所以謂之掌交歟掌以節與幣者節謂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幣謂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故也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守然邦國之諸侯衆矣非若左右之近邦國之萬民衆矣非若畿甸之近也然則苟非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彼將何從而為之儀唱乎君者臣之唱也彼將聽唱而應矣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視儀而動矣道王之德意志慮所以為之儀

唱王之得于己者德也王之心有所感發者意也王
之心有所之者志也王所思患而豫防之者慮也德
之所存意之所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好惡之實存
于其間矣掌交道王之德意志慮使之咸知王之所
好而行之咸知王之所惡而辟之蓋王之所好非作
好也無非遵王之道而已王之所惡非作惡也無非
遵王之路而已遵王之道以為好則所好者皆上下
之所同人孰不歡然而行之乎遵王之路以為惡則
所惡者皆遠近之所同人孰不協然而避之乎其行
之也若趨利而不自已其避之也若畏法而不敢犯
天下人豈有私好惡哉先王之時道德一風俗同天
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掌交與有力矣然而掌交
之道王志則與擅人誦王志異蓋道則道其實誦則
誦其言道其實以交邦國萬民者刑也故屬之秋官
者政也故屬之夏官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

好

先王於諸侯裂地以封之疏爵以貴之欲其為王國
 之屏也則好之可謂至矣先王于萬民受田里以安
 之頒職事以任之欲其為王心之體也則說之可謂
 至矣王好諸侯則諸侯果何好哉莫不惟王之好也
 王說萬民則萬民果何說哉莫不惟王之說也莫不
 好王而其好或乖者無以和之而已莫不說王也而
 其說或壅而不宣者無以達之而已如是則猜疑怨
 忌之隙往往緣之而起諸侯萬民雖欲致其臣子之
 情有不可得也唯有以和其好則諸侯所以好王之
 情協而不乖矣惟有以達其說則萬民所以說王之
 心宣而不壅矣尚何遠近內外之間乎然所以至是
 者以掌交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

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乃能然也掌
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者夫三等之邦國星分棊
布于九州之內其勢疑若睽間而相絕然先王制為
朝覲聘問之禮行于其間則有往來不窮之通矣掌
交又以幣將其意而結其交好則又推而行之以致
其通矣謂之通事如斯而已往來不窮者天之道也
推而行之者人之道也先王立掌
交之職亦所以和同天人之際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

威

先王之于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分民而與之治患其
擅一國之名寵則或至于倚勢以自驕專制節之大
權則或至于怙侈以滅義將欲防微杜漸折衝消萌
使之懷德而不敢攜畏威而不敢侮則王者威福之柄

其可不謹乎然則掌交諭之以九稅之利九禮之親
 九牧之維是盡其所以福之之道也諭之以九禁之
 難九戎之威是盡其所以威之之道也九稅九職之
 稅也方其裂地以封之固已使之得征其民而莫不
 知有之以為利也今又諭之以九稅之利使知任土
 焉九禮九儀之禮也方其列爵以等之固已使之各
 守其爵而莫不知守之以為分也今又諭以九禮之
 親使知分守焉九牧九州之牧也太宰于施典之際
 固已建其牧而莫不知小大以相維也今又諭以九
 牧之維使知聽令焉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
 戎也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固已正之而莫不知奉法
 而畏威也今又諭以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以九戎
 之威使知免兵焉彼又安有弛慢悠忽以違王命者
 哉然則宗周之時六服承德庶邦丕享比小事大以
 蕃王室者掌交
 之諭豈小補哉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
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
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長丁
丈反

掌都家之國治其官以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為之而
名官謂之朝大夫者以其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
君長有以智帥人之義故謂之朝大夫也掌都家之
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于國

則朝大夫掌之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朝大夫日朝以聽其事故以達之于都家之君長君謂其國君也長謂其卿大夫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使者皆令也國有政令則令朝大夫以告都家之吏也凡都家之治于國也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以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于國皆因朝大夫以達于國然後聽之也若事之大者則非因于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于國也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之過也故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置朝大夫之君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于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以至于數百里之遠不啻若左右之近若耳目之前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彼有堂上之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戶外遠于萬里者蓋失于此矣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周禮詳解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冬官考工記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匿而不可不為者事道一而能
易則雖不主故常而未始外乎事事匿而有為則雖
麗乎形數而未始離乎道道未始外事此幽者之所
以闡也事未始離乎道此顯者之所以微也莊子曰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
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而况其凡乎此自無以適
有由道以之事者也又曰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此自有以適無由事以入道者也是以聖人體

道之常無以應天下之有體道之至虛以應天下之實而未始廢于事也故六官之設始于天官以掌治而治以道為本終於冬官以掌事而事以智為主蓋道出而生智智則貞固足以幹事也冬于方為北于物為罔北宅乎幽罔未有形陰于此乎終陽于此乎始芸芸之物自此而復乎道擾擾之緒自此而之乎事道之與事曷嘗相離哉聖人散道之妙以寓于事即事之粗以達于道故備物致用雖皆法度之陳迹而立象明意莫非性命之真理由此觀之則考工之所記持技巧之事而已哉然其名官謂之司空則以其空土以居民故也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居四民時地利者事職之體用也而記者止謂之考工則事官正以典事為務故也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于聖作智創而非巧述工守則不足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

之一也然工之事有精粗有能否餼廩欲稱事則
工不可以不考也賞誅欲當事則工不可以不考也
作記者謂之考工凡以質其成效而已然典禮殊缺
學者雖不觀聖人之全經而先儒追述之功亦不為

無補

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
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
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
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音預
執同勢

長丁
丈反

夫天職氣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則凡麗乎陰陽之域者未嘗無職也有所受而聽之者謂之職天地雖大而受職乎道聖人雖尊而受職乎天臣民則卑而受職乎君一失其職則傷之者至然則自王公以至於士大夫工商農婦之屬又安可以無職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王公士大夫勞心以治人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以治于人者也自王公以至農夫謂之六職而百工居其中故曰國有六職而百工與居一焉事道者逸事事者勞無為而尊者逸有為而卑者勞王公尊而事道故坐而論之逸而無為者也士大夫卑而事事故作而行之勞而有為者也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夫致治之序本在上末在下王公務本以經治故坐而論道以謀其始士大夫務末以贊治故作而行之以成其終坐則無為而未始有作論則言之而未始有行然則士大夫特推王公所論之道作而行之以見其事業而已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五材者民器資之以有成者也一材不可闕而一器不可廢則以飭五材以辨民器百工之事也又烏可後乎哉然欲辨民器必先飭五材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執惟窺理所在然後能審曲惟正體所向然後能面執五材天之所生必致力以修飭之然後可以為民器則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劍削之屬飭土而為甌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飭材以為器而民器各有宜焉不可以不辨其為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底也辨其地之堅柔其為劍也辨其士之上下故曰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

器謂之百工物貴為珍物殊為異所貴所異者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以為用商旅所以遷有資無而物賴之以通焉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百穀雖有種而不能自生雖有生而不能自長所以生而長之實賴三農之為故為之耕耨為之播種去其蟲賊熇其荼蓼實穎實粟既堅既好者三農生長之力也故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夫人無羽毛以耐寒暑所以禦寒暑者必藉乎衣服先王措其女功使作二事治絲而成之以為帛治麻而成之以為布卒歲必有衣褐當暑則袷絺絺凡皆婦功之所成也故曰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物以資百工者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夫婦功之事在百工之下焉荀卿曰精于道者兼物物精于物者以物物王公士大夫精

於道者也工商農夫精於物者也工雖具人器而精於物然而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以象寓意以器藏禮則百工信度以承道者也其亦有異于商旅農夫之屬焉記考工者以百工承王公士大夫之後而處商旅農夫之前不為無深意矣

粵無罇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罇也非無罇也夫人而能為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粵音越罇音博燕音

函音而南反廬魯吳反夫音扶

傳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粵之無鑄工燕之無
函工秦之無廬工胡之無弓車之工皆以其地之人
少習而成之故不置是工也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
有所拙而後見所巧粵人之巧皆長於為鑄燕人之
巧皆長於為函秦人之巧皆長於為廬胡人之巧皆
長於為弓車故雖天下之良工吾知其不容于四國
凡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是以粵無鑄工非無
鑄工也以其人皆能為鑄故也燕無函工也非無函
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函故也秦無廬工也非無廬工
也以其人皆能為廬故也胡無弓車工非無弓車工
也以其人皆能為弓車故也古者處工于官府使工
與工言器段氏為鑄函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為
弓輿人為車皆以官府處之所謂無者非無是人也官
府無是工故也詩曰序乃錢鑄則鑄者治田之器也
先儒謂粵地出金錫鑄治之業田器尤多孟子曰至
人惟恐傷人則函者甲冑之屬也先儒謂燕近強胡

習作甲冑廬戈戰之秘也先儒謂秦多細木善作矜秘
弓車射乘以攻戰先儒謂甸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
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則四國之
無是工皆以夫人能為之故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

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音智創初亮反
爍始灼反又作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
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
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天下達則其
巧足以循迹而能述蓋發而制之謂之創非智足以
窮性命之理則不能及此故曰智者創物分辨而審
其才謂之述非巧足以循度數之迹則不能及此故

曰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攻不使之攻玉臬氏之子常為量鳧氏之子常為鍾桃人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其所傳者一法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以授之子况可得而世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工之事雖形于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精寓焉非聖人降道以觀象出象以觀器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則取諸睽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諸大壯為棺槨則取諸大過一方一圓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耦而具陰陽

之數或曲或直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虛
之義形名既定而不可易分守既明而不可亂豈淺
淺者之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是故
爍金凝土作為舟車一切皆本于聖人以金為體者
以火為用故于金言爍以土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
土言凝陸行乘車則千里可致水行乘舟則江河可
濟凡此之類皆聖人立法以貽天下後世也然前言
智者創物而于此又言皆聖人作者蓋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者智之體也窮理而有所知謂之智智者聖
人之用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亦以其用而言
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亦以其體而言之也方其從
體以起用則凡創物者必資于智之所知故以智者
言之及其攝用以歸體則百工之事無非聖之所化
故以聖人言之惟以智言故曰創以創者發而制之
即其見于度數者而言之也惟以聖言故曰作
以作者為而起之原其生出之自而言之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
 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
 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
 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
 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
 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
 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枳吉氏反鸚其

俱反鶴音欲濟子禮反貉戶各反汶音問水名削思約反妘扶云反筍古老反註讀為橐泐音勒澤音亦

又音

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寒暑
運之以為時者也故曰天有時剛柔燥濕在地化之
以為氣者也故曰地有氣萬物盈于天地之間得時
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故曰材
有美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合和成就實有資
于巧者故曰工有巧此四者皆有以相成無以相廢
合而用之闕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良甚善也天之合也若不慮而知則謂之良知不學
而能則謂之良能皆出於天合之自然而非人為之
或使也苟其取材也上不得天之時下不得地之氣
雖有得材之美與夫得手應心之巧是成於人為之
成使非自然之甚善也其可以為良乎是故斬穀之
道必矩其陰陽其斬陽木則必以仲冬其斬陰木則
必以仲夏弓人之為弓于冬則折幹於春則波角於

夏則治筋于秋則合三材此所以因天時也貢金錫則責之揚貢柁幹則責之荆孤桐則貢于徐漆臬則貢于豫以至于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此所以因地氣也相幹則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相筋則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測絲則欲沈以至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凡此皆材之美也輪人之為輪則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輿人之為車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輪六材既聚巧者和之以為弓凡此皆工之巧也列子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物職所宜蓋變者天道也而天道之所變者生化者地道也而地道之所化者形然天道遠而尊地道近而親則物性之所宜亦繫諸地而已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自燕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

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自天有時以生以至有時
以澤則物之有體繫乎天若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
土之物各有所宜結而為山嶽其形不類融而為江
河其流不一橘踰淮而北為枳則植者因之而有異也
也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則動者因之而有異也
而非特此也至於工飭之而為器亦然以刀之良則
必求之鄭而不可以求之宋以削之良則必求之魯
而不可求之吳粵此亦物性之宜資於地氣者然也
至于角之美者莫如燕幹之美者莫如荊筇莫美于
玃胡金錫莫美于吳粵則入養之為材亦因其地氣
之為美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則陰陽之運所以
生殺萬物者也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則感陰陽
之運而生死者也石有時以泐或以盛暑而解散也
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
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
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

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

旒刮古八反搏音團埴時職反臬古栗字段鍛同鮑音薄鞞音運績戶對反幌莫黃反柳音櫛旒甫罔反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木金土是也加之以皮玉

設色則為八材焉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以

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為用以火治金以金治

木然後金木為器皮玉設色之事則亦不離于五者

然後搏埴者之工備此百工之務也攻木之工木工也

攻金之工金工也搏埴之工土工也金木言其體搏

埴言其用攻皮之工以丞為主設色之工以畫為主
刮摩之工以玉為主皮色言其體刮摩言其用若夫
水火之材則飭化之以運用此六者而已故于水火
不言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輪人為輪輿人為車弓
人為弓廬人為廬器匠人為宮室之屬車人為耒之屬
梓人為筍廬之屬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治皐臬段桃者
築氏為削冶氏為戈戟皐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
桃氏為劍此攻皮之工五也畫績鍾筐筐恍者畫績之事
官異而職同鍾氏則染羽恍氏則練絲而筐氏闕焉此
設色之工五也陶人為甌旋人為簋此埴埴之工二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體常而盡變者道也聖人體道之常以處已故先聖
後聖同乎一揆彼時此時同乎一心若合符而无異
矣盡道之變以趨時故觀會通而行典禮揆時物而
備制作此四代所以有異上矣是故時方上質不以

文滅質時方上文不以質勝文其所以立成器而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虞夏之文不勝其質然夏之質又不若虞之純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商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商之文又不若周之備故商人上梓周人上輿有虞氏以德而帝而純樸未散陶工為器則質之純也故上陶記言泰有虞氏之尊又曰有虞氏之瓦棺則上陶可見矣夏后氏以業而王而營制稍興因上匠而為宮室溝洫以居處灌溉則質之散也語言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上匠可見矣商則王者之道自此成矣王者之業自此著矣王盡制而禮樂之器不備則無以為文故所上者有在于梓所以為禮樂之器也至周則經制廣而庶事備苟一器之不完則經制之理未廣一物之不設則庶事之宜未備故所上者在於輿以一器而工聚者於車為多也四代所尚亦各因時而已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車象三才而利轉通上下乘之其載有輿其行有牙其服有輶其指有軛以憑為禮則有軾以道軾而為之先則有軌虛而善心則有轂運而無窮則有輪實輪而湊轂則有輻作止而由之則有軸以至為較為輜為輶為鞅蓋之圓以象乎天軫之方以象乎地其事詳其物重其義廣其制煩則工之所聚可謂多矣然自攻金設色之工而下其數或以五或以二而攻木之工獨有七焉則車工之為多可見矣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迪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

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秘兵媚切迤以氏反
及立殊反首在由反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車有六等所以法易六及之數也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轆之七寸為四尺是軹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軹四尺謂之一等自軹而下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秘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為差戈秘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軹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及故謂之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始言車有六等之數終言車謂之六等之

數者蓋道冥於一則非有數也合於同則非有等也
道散而為器則其差有等其別有數方其原車之等
數所由起則自無而出有也故始則曰車有六等之
數及其叙車之等所自陳則等數具而法象著其意
可得而言之也故終則曰車謂之六等之數夫謂之
為言意所寓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車之等數以義則為精以事則為粗故可
得以言而謂之也若夫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
者又安得而謂之也然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
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及者擊之戈戟者刺之故
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蓋凡用此者皆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矛及戟皆插車騎而獨不
言弓矢者則乘車之人佩之也六等之車而五兵皆
備豈先王得已而用之哉戈矛及戟置之於車傍者
備而不用之意也弓矢則
佩之在下非所上之意矣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
 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

於馬終古登地也

樸普剝反屬章欲反戚將六反又音促庳音婢地文爾反

載物者莫先于車運車者莫先于輪昔之聖人觀轉蓬而為輪輪行可載然後為車則車之作輪實為之先焉故察車之道有二一曰載于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衆矣而載于地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故不樸屬則無以為完久樸屬言其附著之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微至言其踐地之少也夫三年為車無一尺之輪則莫能運轉則車雖善載非輪其能

行乎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則其曲中規則輪雖善運
非人其能為乎輪既為之于人苟不察其樸屬而微
至則說輶之虞輸載之敗不旋踵而至矣穀以為利
轉輻以為直指牙以為固抱輪人為之則斬三材必
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然後可以盡為輪之善
也用車者必加于此蓋得其要矣不然則莊周天道
何以獨取輪扁斲輪記考工者何以獨首于輪人與
輪已崇則過于六尺六寸而軫過四尺為太高也人
斯病于難登輪已庫則不及于六尺六寸而軫不及
四尺為太下也馬斯病于難引故曰輪已崇則人不
能登也輪已庫則于馬終古登阨也阨阪也終古猶
言常也輪庫則馬高馬高則其引輪也常若登阪雖
倍用力馬疲而
車不進之矣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

也加軹與轆馬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乘繩證反軹音

只轆音卜又音僕

王有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今此言兵車即革路也田車即木路也乘車即玉路與金路象路也禮官明其義故巾車謂之路事官制其器故考工謂之車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輪俟馬而後行馬有高下而輪因之以立制故或言六尺有六寸或言六尺有三寸而數度之所以不同也然輪之心為轂轂之末為軹輿後橫木謂之軹軸上伏兔謂之轆輪崇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而加軹與轆之七寸然後合而為四尺人長八尺則軹與軹之尺適于人為半矣凡此記輪

之崇而人之長短升降以此為節
故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矣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
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
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牙音訝敝必世
反又伏滅反

車雖器之一物然工之聚于此為多輪雖車之一物
然車之行必先乎此故察車始自于輪此古者所以
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亦以輪人為首歟輪雖
一物體具三材轂輻牙是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故古者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夫時有冬夏木有陰陽因其時而斬
其木必得天地之和氣故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
其時轂輻牙之材生于天而成于人生于天則有莫

為之之和成于人則有或使之之和然則和者天也和
之者人也故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非特是也弓人
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則聖人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豈苟乎哉老子曰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轂中虛而有容是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用故有
取于利轉輻實輪而湊轂非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
利故有取于直指若夫牙則周圍轂輻以運行其利
用故有取于固抱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
能抱合是三材以為輪輪雖歷久而體敝三材各處
其所猶不失職是以謂之完也夫在物宜完者在
身宜完者元也元缺而不周則不可以為完元傷而
不全則不可以為完然則三材所以為完者亦以其
周而不缺全而無傷故也莊子曰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此志之完完之在人者也輪人曰輪敝三
材不失職謂之完此輪之完完之在物者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迪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情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齧則輪雖敝不匡

慎莫

歷反圜于權反掣音蕭稱尺證反眼魚懸反
 憊音疇綆音餅蚤音爪菑側吏反齧音隅

輪俞也一實一虛一有一無運而無窮無作則止所謂俞者如斯而已輻畱也畱言其實也實輪而湊轂致福之道也穀穀也穀言其善也輪為善首則穀為善心此所以為穀也穀輻牙分而言之則謂之三材

合而言之則謂之輪言望其輻望其轂而不言望其
牙則言望而眦其輪兼于牙矣輪貴于圜故欲其幘
通而迤幘如巾之冪物言均致也迤若決圜而轉化
言上下皆正直而不旁倚也微至則車止之時輪至
地者少也此輪所以取諸圜也輻貴于易直故欲其
掣爾而纖掣言殺削之貌纖言向牙之處尖而不大
也肉稱則言其洪殺之等也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撓
曲此輻所以取諸易直也轂貴于急故欲其眼眼言
如人之眼也目用作而體止焉蓋離為目巽為多白
眼目者眼之用眼者目之體故眼之字左從目言其
用之作也右從艮言其體之止也夫轂中虛而容輔
以動轉亦何異于眼體止于外目作而視乎內憊之
廉則下文所謂憊必負幹也憊則慢轂之革廉則廉
隅之見于外惟憊之負幹其革急而不緩然後能至
是此轂所以取諸急也眼以其顯于外者言之廉以
其隱于內者言之望者遠而觀之眦者近而見之也

望畧而視詳于輪獨加望而眡者察車自輪始故特
致其詳焉綆謂輪算下文所謂六尺有六寸之輪綆
三分寸之二是也菑謂輻入轂中也蚤謂輻入牙中也
凡造車輪皆向外算向外算則車行不掉故曰眡其
綆欲其蚤之正以輪之鑿孔取其正也入牙之蚤與
入轂之菑上下兩相當而無齟齬之不齊則輪雖久
敝而無方而不轉之患故曰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
敝不匡匡言方也凡物圜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故
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

斂

稹之忍反敝婢世反
斂好角反又呼報反

萬物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無所往而不在故
 于大必備于小不遺雖稊稗互礫之微無不在焉故
 察車斬轂皆有道也用是道而察車則謂之察車之
 道用是道而斬轂則謂之斬轂之道凡木生于山南
 而向日則謂之陽生于山北而背日則謂之陰陽木
 則足于陽而寡于陰陰木則足于陰而寡于陽必齊
 其陰陽然後可用以為轂故必矩其陰陽將火養而
 齊之也傳曰五寸之矩則足以盡天下之方蓋矩者
 正立之法也矩其陰陽謂以法正之而已陽木則其
 體實故稹理而堅陰木則其體虛故疏理而柔稹叢
 緻也疏不密也堅至剛也柔至弱也稹與密以文言
 之堅與柔以材言之苟不以火炙其陰而養之使堅
 與陽齊則以革鞞木其陰柔之處必瘦減而不著木
 斯有斲暴之患矣故曰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
 轂雖傲不斲斲若斲氣出
 之貌故暴起謂之斲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
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誣之
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數

柞莊
百反

摯讀為繫誣邱勿反
捎音蕭藪素口反

轂以有為體以無為用故長短小大兩相稱然後利
轉而不窮小而長則柞柞言其不廣也大而短則摯
摯言其不堅也不廣則狹故內無所容不堅則脆故
力不能固所謂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者兵
車乘車輪各六尺有六寸六分之而以其一為牙圍
則牙圍尺有一寸矣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就尺
有一寸取九寸而三分之各得三寸又以二寸而三
分之則各得六分有奇合二分而言之則漆者七寸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謂輪之
 踐地處者也所謂椁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
 以其長為之圍者椁言度兩漆內之尺寸也牙圍不
 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六尺六寸之輪其漆內凡六
 尺四寸也中誦之則于中誦其半是為三尺有二寸
 故以三尺有二寸為較之長以其長為之圍則亦三
 尺二寸矣以其圍之防捐其較謂眾輻所趨之地也
 防與王制所謂祭用數之防同也以繫辭歸奇于防
 以象閏者言之則防為四分之一矣捐取也謂于較
 圍取四分之一以為眾輻所趨之地則數凡八寸矣

五分其較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較必直陳
 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

謂之較之善

去起呂反賢胡眊反軹音只
 篆直轉反數色角反幬音籌

車輻頭大穿而為賢小穿而為軹謂之賢者有取于
宜為人臣佑上而利下之意謂之軹者蓋轂有圍以
利轉至軹而窮焉有宜只之意轂長三尺有二寸徑
一尺三分寸之二五分其徑之長去一以為賢則賢
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去三以為軹則軹徑四寸十
五分寸之四賢之徑倍于軹則大穿為甚大鄭氏疑
其誤以去一宜為去二理或然也然則大穿去二則
得六寸五分寸之二矣治轂者為之形容則欲其直
而不曲陳以夏篆之屬則欲其正而不邪故曰容轂
必直陳篆必正施膠欲固則貴厚而不薄施筋欲強
則貴數而不疏故曰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情以慢轂
則欲廉之外見故貴其負幹則其革急而不緩轂革
相應而無所不足之患矣若夫以革鞮轂訖將漆之
先以骨丸之乃摩以石其色以青白為上故曰既摩革
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蓋青陽中之色也白陰中之色
也陰陽中則和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運轉以和

為貴
故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
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雖有良工莫之能
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輻廣
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量音良鑿曹報反深尸
鳩反扞五骨反強其良

反竝獲
耕反

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此言置輻于
轂相去遠近也轂長三尺有二寸而輻廣三寸半其
餘二尺有八寸而三分之輻外一尺九寸故曰二在
外輻內九寸半故曰一在內鑿深者言轂之深足以

受輻之入也輻廣者言輻之廣足以應轂之所受也
二者相應則其固足以相佐而反是則非輻之善輻
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大抗言
其動搖之甚也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固有餘以鑿言也強不足以輻言也善為輪者度其
輻廣以為之弱則其力相稱足以任重而致遠故言
度其長短故曰竑其輻廣以
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

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駮圍

殺色界反濂註讀作黏女廉反駮胡飽反

凡為輻欲其豐殺適宜近轂則欲豐而近牙則欲殺
且以輻長尺有二寸而三分之則其殺四寸也蓋牙
所以行地于近牙而殺之雖以行塗而深泥弗粘也
輻近轂曰股近牙曰駮在股則豐若人之髀股在駮

則約若人之脛近足之骸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
牙以股三分之圍去一以為骸則本大末小此所以

深泥莫
之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不得

則有槩必足見也

揉而九反槩魚
列反見賢遍反

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者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
無私凡物之輕重者資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而齊
其曲直之句倨故曰揉輻必齊者取諸易直故也沈
輻以水而均其輕重之淺深故曰平沈必均者欲其
肉稱故也然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
無用于槩而自固故曰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
不得則雖用槩以行而搖動則槩出而見
矣故曰不得則雖有槩而行必足見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方頽反參音

三

前言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又曰：眠其綆欲其蚤之正，則輪單之制尚矣。故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單蓋輪單，則車行安帖而不掉。夫是謂之輪之固。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

輪雖敝，不齷於鑿。

杼直呂反侔芒侯反搏徒丸反齷音吝又音鱗本作鄰

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駁圍者，此輪之常制也。至於行山行澤，又加損焉，以從其宜，是以行澤必于駁圍。

者薄之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行山必于股散
 皆等也故欲侷侷言上下之適等也澤水地也行澤
 者以薄為和故杼以行澤則是割塗而塗不附山石
 地也行山者以厚為利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而
 輪雖敝不輒于鑿蓋石
 雖齧之而其鑿不動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挫作
卧反

凡揉木者宜審曲面執順其形性之自然而屈之以
 火違而逆之則外廉而絕理內損而挫折中旁腫負
 而起善揉牙者無此三患然後可以成固抱之功是
 故謂之用火之善傳曰恃自負之木則千歲無輪荀
 御曰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
 曲中規皆成於矯揉之善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

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

絲可量可權

也謂之國工

萬矩同
縣懸同



方圓準繩以正平直權以正輕重量以正器而具此六者莫如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之

以眡其圓矩之以眡其匡萬于文宜為方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欲其應于繩也其平沈之均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欲其應於權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欲其應於量也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輪無不善則國人無以過其巧故曰國工夫士善於一國則謂之國士若

謂之國工宜矣

